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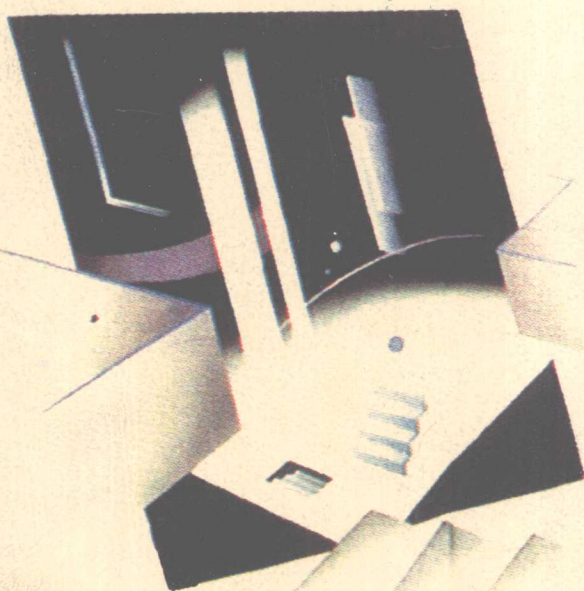
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丛书

主编 金元浦

■ 尹
鸿 著

镜 像 阅 读

九十年代影视文化随想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像阅读：九十年代影视文化随想 / 尹鸿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9.5 重印

(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丛书 / 金元浦主编)

ISBN 7-80615-930-4

I. 镜… II. 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089 号

2267/4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林星海 徐丹娜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炯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mm × 1168mm 1 / 32 印张：8.625

字数：160 千 印数：3001 - 6000 册

定价：13.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尹鸿，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电影（电视学）博士导师、学者、影视评论家。出版有《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等专著、译著、编著近10部，撰有论文和文艺评论200多篇。

责任编辑：林星海

徐丹娜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炯

总 序

在都市的喧嚣和熙攘中,在纷扰的车流与人潮中,您是否还能闭上眼,享受一刻宁静的思?

诗人说,够了,让我享有缄默!

在时尚扑面的嘈杂中,在斑驳陆离的霓虹的频闪中,哪里是可以独步的林中路?

哲人说,林中氤氲的雾霭中,总有隐约的诗意漾出。

我们活着……

我们如此辛劳地奔行于这个世界……

我们总得活着,焦灼、烦忙、疲惫而又倦怠……

然而我们的婴儿依然充满激情地啼叫着坠地,我们的婆母依然为孩子们腌制过冬的咸菜……

昨夜,我如此困顿、疲累、愤懑,乃至沮丧万分。而清晨,我擦一把脸,依然得驱车前行,匆匆地赶路。车窗外,偶尔一瞥,路旁的野苗条正恣意而蓬勃。我想起年轻时写下的诗句:

我背着浓浓的乡愁,
从南找到北,
找我寻诗者的乡梦……

真想烧掉所有的诗稿,
背起牛角号,
向莽原深处走去……

那是一份来自青春的恒久的祈愿。“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们总得为我们的活着寻找意义,我们总得为我们的奔忙命名。我们总会无奈地奔行于意义——意味之途,在岁月的瓦砾中翻拣燧石。

在这无诗的年代里,我固执地寻诗。

文明之累是如此沉重,我钟情于林中路,钟情于艺术。

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率的生之舞。

然而存在之思却永遭遗弃,思之诗性则总被遮盖无存……

人,诗意地栖居?

这是箴言,还是咒语?我固执地叩问这一被用滥用乏,变得时髦而光滑的饰物。

人,诗意地栖居!

我仍然艰难地选择了它。

于是我邀集师长和朋友们一起来做一次思之远游,任丝丝意绪杳然飘岚,让脉脉思缕徜徉于天海之间。

思永远是突然地莅临——谁的惊奇能触摸到它?

故而有了这套“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书系。

感谢海天出版社,感谢总编旷昕先生,感谢祝匡三兄,感谢他们的眼光与魄力。也感谢来小乔女士、徐丹娜女士、林星海先生及诸位编辑,他们为本套书系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谨为序。

金元浦

于海淀塔院迎春园姑妄斋

1998年10月16日

●序：窗、镜、灯、梦

电影那五彩缤纷的画面、千曲百回的叙事、绘声绘色的视听冲击以及它那“缺席的在场”所带来的逼真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使它“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用“通感”、用“造型瞬间”、用“语言形象”等各种手段都仍然难以克服的镜与灯、声与像、面与线的美学对立，创造了一种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一体化的艺术样式，从而成为 20 世纪人类艺术的新宠。

电影是一扇窗户，将芸芸众生、大千世界与渺渺个体联结在一起；电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我们的善与

恶、高尚与卑劣、苟且偷生与轰轰烈烈；电影还是一盏夜灯，为在茫茫尘海中的独行者点燃一线希望和慰藉；电影更像是一个梦，化解着我们的恐惧、创伤与无奈，也寄托我们的欲望、期待和热情。

窗—镜—灯—梦——也许这就是电影所蕴涵的魅力，以其维妙维肖也以其含情脉脉，为有限的生命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给无情的世界注入了有情的关怀，从而成为 20 世纪人类生活一个忠实的精神旅伴，同时也成为了我生命中一个割舍不断的情结。

我已经不记得我的初次观影经验了，只记得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前期，那些单纯而疯狂的日子里，同当时的亿万中国人一样，我不知反反复复看过多少次《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脸红什么——防冷涂的腊”、“这个女人不寻常”，这些台词和唱段自己都能倒背如流。自己当时不识字，四川方言不能区别卷舌音，于是将“时令不好”脸不红心不跳、理所当然地唱做了“司令不好”，“鸠山设宴”当做了“鸠山社员”，多年以后发现了自己当年的误唱，不禁哑然失笑。但当时并不完全明白的杨子荣、阿庆嫂，却从孩童时代起就给自己种下了一个浩气冲天的英雄梦想。

但当时我最着迷的电影还不是这些被搬上银幕的样板戏，舞台和唱段的假定性“间离”了我对那些故事的认同和移情，杨子荣“打虎上山”应该是很威风的感觉，可银幕上既看不见马更看不到虎，摆弄几下假枪就

完成了伟业，就像我们小孩的游戏，心中多少觉得可疑。电影把舞台“置换”成了一个“窗户”，我们成为了一个“窥视者”，电影才真正征服了我。所以，对于我来说，故事片似乎与我的渴望更为接近。但当时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故事片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这“三战”。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部队”就住在我家所在的机关院内，沾军人的光，这三部影片差不多每两三周我就能轮着看一次，因为是露天放映，我们常常下午就将各种凳子放到操场占据位置，有时因为其他地方的部队“突然降临”，使我们“阵地”失守，便只好绕到银幕后面反看电影，除了觉得人都变成了左撇子之外，倒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有时当电影进行到高潮时，我们一群孩子一齐背诵台词：“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还偷偷观察坐在正面的人是否会觉得我们也存在影片之中。于是，从这些今天看来非常幼稚、简单的电影中，我们明白了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也明白了好人总是气宇轩昂而坏人总是歪戴帽斜穿衣；我们明白了好人中有的会牺牲有的会当英雄，也暗暗希望自己不要太匆忙就当成了烈士而至少应该像“高营长”那样成为一个英雄的军官；从电影中我们以为世界都是这样一个一个革命战胜反革命的故事，便立志要将五星红旗先插到“苏（联）修（正主义）”的克里姆林宫，然后再戳穿美（国）帝（国主义）纸老虎，而解放台湾更不在话下；除了接受这些“革命”教育之外，我们也从日本鬼子挖地雷却掏出了大粪

的细节中得到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从游击队击毙日本鬼子的场面中学会了充满快乐的枪战游戏。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魅力，它在贯注给我们道德的同时也悄悄地释放着我们的不道德。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些过去拍摄的影片，像《奇袭》等逐渐开禁，而且也终于开始了新电影的拍摄，尽管那些高大全的形象可能会使今天的观众感到是种滑稽，但对于当时已经习惯了高大全而且还自我向往着高大全的我们来说，仍然兴味盎然，像《创业》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第二个春天》中于洋那些豪言壮语、慷慨陈词，在当时那些无休无止的“学农学工”的劳累中，成了我们背诵的语录，不仅提起了我们那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很可能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因素一起，影响到了我们这代人一生的行为方式、甚至写作风格，以致于我总怀疑我生命中依然还难以抹尽的那种悲壮激烈的人格状态和修辞风格与这些童年经验息息相关。

在我的记忆中，新拍摄的被今天人们称作娱乐片的最早一部影片可能是由王心刚主演的《侦察兵》。记得是深夜，我们搭乘一辆军用卡车，跋涉20多里，冒着倾盆大雨，到部队的一个营房，去观看这部连夜转送各地的影片。影片中，侦察队长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便想起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困难终于迎刃而解，这一情节使我后来自觉地背诵了许多条“毛主席语录”，而且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便找出一条来“活学活用”，有时

真的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让自己做出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来。但后来，我们班上一位大龄降级生却故意将影片中“同志，你受惊了”改成“授精了”，竟然也被中学生们广为传播。原来也有人利用电影宣泄那些被“禁忌”的幻想。

后来上了大学，我们几乎不放过每一部在国内上映的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特别是在复习考试的时候，我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去看电影，以至于常常需要深夜越墙才能回校。那时，陈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她在《小花》中的纯净、《海外赤子》和《苏醒》中的圆熟，伴随我度过了许多枯燥的读书岁月。若干年后，当我在加拿大作访问学者时，看了她主演的《金门桥》和《诱僧》，为她表演上的矫情和透露出的那种世俗的气质所深感失落，暗暗决定不再看陈冲的新电影，还想多少保存一点青春的记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成都，有了不公开上映的外国内（部）参（考）片供一些“特权部门”看，我也想设法混进特权者的行列。但那时，自己梦想过许多职业和专业，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与电影有任何职业上的联系。直到大学三年级，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被吸收参加了那时正风风火火的电影院的影评组，电影于是不仅是自己幻想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了一种写作职业的预示。我生平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字就是一篇在一个小小的影评刊物上发表的评论电影《陈毅市长》的千字短文，没想到这个偶然性就注定了后来我以研

究、评论电影为职业的宿命。

1986年我从四川大学来到了北京读博士，我所在的北师大紧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当时电影理论和研究正是中国人文研究的热闹领域，许多非电影专业的人员被卷入了电影圈，我也是其中之一，于是阴差阳错地开始研究、评论电影和电视，后来还去国外学习电影电视，后来突然被报刊、电视台、电台当做了所谓的影视评论家，与影视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电影寄托了自己喜与怒、哀与乐、希望与欣悦、创伤与幸福。影视艺术在带给我生命的充实和快乐的同时，也成为了我观察和表达生命与生存、历史与现实、体验与超验、艺术与世界的一个中介，“我注电影”，电影也在“注我”。

10多年来，自己以文为生，所写可能已逾百万言，但对我来说，本书所辑录的文字似乎有些特别，从形式上来说，它们不是严谨的学术文字，而只是自己关于文化、关于电影和关于电视的一些成熟和不成熟的随想，一方面它是我对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状态、现象和文本的批评和阐释，另一方面这些批评和阐释又是自己人生理想、文化理想、美学理想的对象化表述，而这一切又植根于自己对生命、对生存，对我们当下的历史处境的体认。因此，它们于我来说，既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潮起潮落、云涌风起的一份批评备忘录，也是反映自己心态、观念和魂魄的一面心灵之镜。也许，这些文字可能会感性胜于理智、冲动大于冷静、片

面多于公允，但是它们是我生活体验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文字面对的不仅是那些电影或者电视剧，面对的同时也是自我。而我总以为，批评正因为有了自我才能成为艺术，天地之间也正因为有了无数肝胆相照的自我才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目 录

● 序：窗、镜、灯、梦	1
第一辑 文化语境	
● 普罗米修斯被放逐以后	3
● 知识分子与“看门人”	17
● 媚俗的时髦与时髦的媚俗	27
第二辑 影视备忘	
● 千秋万代总关情	43

● “良民宗教”的幽灵	55
● “国际电影节情结”	63
● 解构的智慧	83
● 雾中行走	92
● 青春激情与文化风景	105
● 乍暖还寒：影视文化断想	115

第三辑 艺术视界

● 徘徊低谷与再上高峰	133
● 青春自恋与长大成人	146
● 罪之狂欢与罚之悲歌	155
● 活着轻如鸿毛	170
● 观片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	184

第四辑 异域杂记

● 光荣与梦想	223
●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230
● 无限的可能性	236
● 离上帝太远 离美国太近	253

第一辑
文化语境

